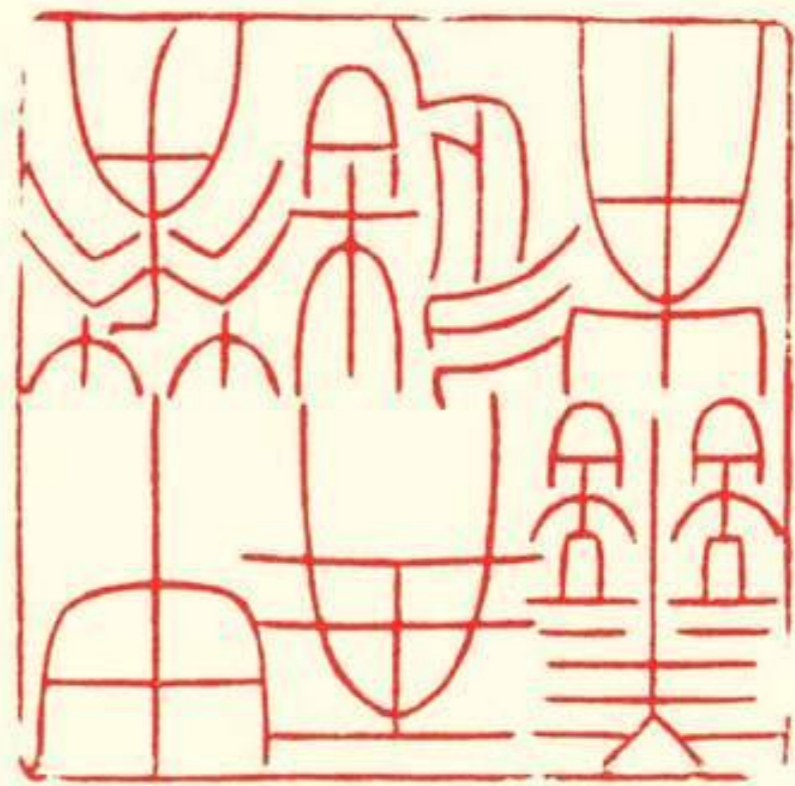


鮑氏國策

一

據國家圖書館藏宋紹熙二
年會稽郡齋刻本影印原書
版框高二十一釐米寬十
五·七釐米



鮑氏國策

序

國策史家流也其文辯博有煥而明有婉而微有約而深太史公之所考本也自漢稱爲戰國策雜以短長之號而有蘇張縱橫之說學者諱之置不論非也夫史氏之法具記一時事辭善惡必書初無所決擇楚曰擣杙書惡也魯曰春秋善惡兼也司馬史記班固漢書有佞幸等列傳學者豈以是爲不正一舉而棄之哉矧此書若張孟談魯仲連發策之慷慨諒毅觸讐論說之從容養叔之息射保功莫大焉越人之投石謀賢莫尚焉王斗之變穀憂國莫重焉諸如此類不一皆有合先王正道孔孟之所不能違也若之何置之曾盪之序美矣而謂禁邪說者固將明其說於天下則亦求其故而罵之說非此書指也起秦迄今千四百歲由學者不習或衍或脫或後先失次故肖立半字時次相糅劉向已病之矣舊有高誘注既踈略無所稽據注又不全浸微浸滅殆於不存處於是考史記諸書爲之注定其章條正其衍脫而存其舊慎之也地理本之漢志無則缺字訓本之說文無則稱猶雜出諸書亦別名之人姓名多不傳見欲顯其所說故繫之一國亦時有論說以翊宣教化可以正一史之謬備七略之缺於之論是非辨得失而考

興亡亦有補於世紹興十七年丁卯仲冬二十有一日辛巳冬至縉雲鮑彪序

曾序

劉向所定著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修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詐謀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其舊俗已熄久矣二子

乃獨明先王之道以爲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後世之所不可爲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爲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爲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爲異論哉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設心注意偷爲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爲之者莫不有

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爲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爲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爲神農之言者有爲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去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劉序

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言所校中戰國策書中書餘卷錯亂相糅莒又有國別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國別者略以時次之分別不以序者以相補除復重得三十三篇本字多誤脫爲半字以趙爲肖以齊爲立如此字者多中書本號或曰國策或曰國事或曰短長或曰事語或曰長書或曰脩書臣向以爲

戰國時游士輔所用之國爲之策謀宜爲戰國策其事繼春秋以後訖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間之事皆定以殺青書可繕寫叙曰周室自文武始興崇道德隆禮義設辟雍泮宮庠序之教陳禮樂絃歌移風之化叙人倫正夫婦天下莫不曉然論孝悌之義惇篤之行故仁義之道滿乎天下卒致之刑錯四十餘年遠方慕義莫不賓服雅頌歌詠恩德其上及康昭之後雖有衰德其綱紀尚明及春秋時已四五百載矣然其餘業遺烈流而未滅五霸之起尊事周室五霸之後時君雖無德人臣輔其君者若鄭之子產晉之叔向齊之晏嬰挾君輔政以並立於中國猶以義

相支持歌說以相感聘覲以相交期會以相一盟誓以相救天子之命猶有所行會享之國猶有所耻小國得其所依百姓得有所息故孔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周之流化豈不大哉及春秋之後衆賢輔國者旣沒而禮義衰矣孔子雖論詩書定禮樂王道粲然分明以匹夫無勢化之者七十二人而已皆天下之俊也時君莫尚之是以王道遂用不興故曰非威不立非勢不行仲尼旣沒之後田氏取齊六卿分晉道德大廢上下失序至秦孝公捐禮讓而貴戰爭弃仁義而用詐譎苟以取強而已矣夫篡盜之人列爲侯王詐譎之國興立爲強是以轉相放效後生師

之遂相吞滅并大兼小暴師經歲流血滿野父子不相親兄弟不相安夫婦離離莫保其命溘然道德絕矣晚世益甚萬乘之國七千乘之國五敵侔爭權蓋爲戰國貪饕無耻競進無厭國異政教各自制斷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力功爭強勝者爲右兵革不休詐僞並起當此之時雖有道德不得施設有謀之強負阻而恃固連與交質重約結誓以守其國故孟子孫卿儒術之士弃捐於世而游說權謀之徒見貴於俗是以蘇秦張儀公孫衍陳軫代厲之屬生從橫短長之說左右傾側蘇秦爲從張儀爲橫橫則秦帝從則楚王所在國重所去國輕然當此之時秦國最雄諸侯方弱蘇秦結之時六國爲一以償背秦秦人恐懼不敢闕兵於關中天下不交兵者二十有九年然秦國勢便形利權謀之士咸先馳之蘇秦初欲持秦弗用故東合從及蘇秦死後張儀連橫諸侯聽之西向事秦是故始皇因四塞之固據崤函之阻跨隴蜀之饒聽衆人之策乘六世之烈以蠶食六國兼諸侯并有天下杖於詐謀之弊終無信篤之誠無道德之教仁義之化以綴天下之心任刑罰以爲治信小術以爲道遂燔燒詩書坑殺儒士上小堯舜下邈三王二世愈甚惠不下施情不上達君臣相疑骨肉相疏化道淺薄綱紀壞敗民不見義而懸於不寧撫天下十

四歲天下大潰詐僞之弊也其比王德豈不遠哉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耻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耻且格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詐僞偷活取容自上爲之何以率下秦之敗也不亦宜乎戰國之時君德淺薄爲之謀策者不得不因勢而爲資據時而爲脫字故其謀扶急持傾爲一切之權雖不可以臨國教化兵革救急之勢也皆高才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出奇策異智轉危爲安運亡爲存亦可喜皆可觀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向所校戰國策書錄

劉氏定著三十三篇東周一西周一秦五齊六楚

國策序

四趙四魏四韓三燕三宋衛一中山一

今按西周正統也不

得後於東周定爲首卷

彪校此書四易藁而後繕寫己巳仲春重校始知東周策嚴氏之賊陽堅與焉爲韓策嚴遂陽堅也先哲言校書如塵埃風葉隨掃隨有豈不信哉尚有舛謬以俟君子十一日書

洪武十七年孟夏鄒汶偉置



鮑氏國策西周卷第一

縉雲鮑

彪校注

西周漢志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維氏皆周地也

安王威烈王紀表此類並以

嚴氏為賊嚴仲殺韓相傀列侯三年書殺俠累而陽

擊與焉鴻烈人問訓注擊道周過周周君留之十

四日載以乘車駟馬而遣之乘四馬也一車駕韓

使人讓周讓譙責也然則此時周周君患之客謂

周君正語之曰使以留之寡人孤寡不穀知嚴氏

之為賊而陽擊與之故留之十四日以待命也待

命小國不足行亦以容賊君之使又不至是以遣

國策西周

之也元在東周策時未分也彪謂客之辭雖足

而彰者何以示天下乎

赧王周紀慎觀王子歲丁未立徙都西

公武

周共太子死周紀云西周武有五庶子皆愛之而無

適立也適猶定也司馬翦疑即昭翦謂楚王懷曰

何不封公子咎周君而為之請太子請於周使左

成楚人謂司馬翦曰周君不聽是公之智困困不而

交絕於周也不如謂周君曰孰欲立也微告告翦翦

令楚王資之以地封之資以公若欲為太子此左成

辭為皆去音猶助也因令人謂相國御展子楚相之廡夫空

廣蓄字同小曰王類欲令若為之王楚王類猶似

之意此健士也此亦左成喻居中國不便於相

國二士居國中與國事以其悍故相國不之便若出

謂齊王凡言謂言為而不人失之曰王何不以地齊

周最齊持遺也最周之庶以為太子也齊王令司

馬悍齊以賂進周最於周左尚齊謂司馬悍

曰周不聽是公之智困而交絕於周也公不如謂

周君曰何欲置置猶令人微告悍悍請令王齊進

之以地左尚以此得事以教悍得齊王意故委任

司寇布司寇周官為周最謂周君曰君使人告齊王

國策西周

以周最不肯為太子也謂王善最欲其為太子以

立告臣為君不取也函治氏治氏為齊太公

呂和也始代買良劍公不知善歸其劍而責之金

將死函治氏而屬其子屬囑同集曰必無無以獨

知其良今君之使最為太子齊周雖欲立之特未定

耳獨知之契也契約也當兩天下未有信之者也

臣恐齊王之謂元作君實立果亦周而讓之於最

讓飾以嫁之於齊嫁猶賣也君為多巧巧猶最為

多詐言不欲之而君何不買信貨哉可信之貨奉養

無有愛於最也愛猶使天下見之然則立最信矣

楚王

秦令樗里疾秦惠王弟其居在渭南陰鄉以車百乘

入周周君迎之以卒百人其敬楚王怒懷讓周以

其重秦客謂游騰周人謂楚王曰昔智伯晉卿知襄

欲伐公由夷國屬臨淮漢志由作猶遺之大鐘

載以廣車欲開道也因隨入以兵公由卒亡無備故也

受其鍾不相公伐蔡也僖二年蔡姬沉舟盪公公

防有兵伐之蔡蔡叔度所封號言伐楚號聲言也其實

襲蔡無鍾鼓今秦虎狼之國也喻其貪殘兼有吞周之

意使樗里疾以車百乘入周周君懼焉以蔡公由

惑之以二國故使長兵在前戈矛強弩在後名曰

國策西周一

衛疾衛行列也而實囚之周君豈能無愛國哉恐一

日之亡國恐秦而憂大王為楚楚王乃悅樗里

雍氏之役周紀注陽翟有雍氏城韓記注報王三韓

徵甲與粟於周徵猶周君患之告蘇代秦之弟蘇

代曰何患焉代能為君令韓不徵甲與粟於周又

能為君得高都屬上周君大悅曰子苟能寡人請

以國聽以國事蘇代遂往見韓相國公仲元作中

公曰公不聞楚計乎昭應楚將也昭屈景皆楚謂

楚王懷曰韓氏罷於兵罷疲也倉廩空並穀無以

守城吾攻之以飢因其飢不過一月必拔之得城

如拔物然今圍雍氏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困猶楚王

始不信昭應之計矣今公乃徵甲與元作粟於周

此告楚病也猶以飢昭應聞此必勸楚王益兵守

雍氏雍氏必拔公仲曰善然吾使者已行矣代曰

公何不以此高都與周公仲怒曰吾無徵甲與粟於

周亦已多矣何為與高都代曰與之高都則周必

折而入於韓折猶屈秦聞之必大怒而焚周之節

節符信也行者所執焚之者不通周也不通其使

是公以敝高都得宗周也何不與也公仲曰善不

徵甲與粟於周而與高都楚卒不拔雍氏而去有

而畧周君

薛公靖郭君田嬰之子孟嘗君田以齊為韓魏攻楚

國策西周

楚懷二十六年齊韓魏攻楚此十二年也又與韓魏攻秦齊閔二十六年

秦此十年而藉兵乞食於西周藉猶韓慶凡韓皆韓

去韓仕周也凡非本國為西周謂薛公曰君以齊

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二縣屬南陽九字

為強韓魏是為猶今又攻秦以益之益其韓魏南無

楚憂西無秦患則地廣而益重齊必輕矣夫本末

更盛更猶虛實有時言不竊為君危之並言齊薛

魏後或君不如令敝邑周陰合於秦陰猶而君無

攻但出兵臨秦又無藉兵乞食勿示秦君臨函谷

函言以兵至其地而無攻令敝邑以君之情欲也

謂秦王昭襄曰薛公必不補不破秦以張韓魏張去

之所以進兵者欲王今楚割東國以與齊楚地即楚

策下東而元作秦王出楚王懷以為和楚懷三十

楚王會秦秦留君令敝邑以此忠秦秦得無攻秦

得無攻元作而以楚之東國自免也必欲之楚王

一出必德齊齊出之齊齊得東國而益強而薛出

無患秦不大弱無三國之兵故而處之三晉之西趙魏韓

卿分晉而君三晉必重齊秦居晉西不弱而晉重薛

公曰善因令韓慶入秦而使三國無攻秦而使不

藉兵乞食於周孟嘗傳有今按楚取宛葉小國

三國攻秦反反借西周恐魏之藉道也藉亦為西周

謂魏王哀曰楚宋不利秦之聽元作三國也順聽從

國策西周

三國近楚宋秦聽之則彼且攻王之聚楚宋攻魏

以利元作秦若魏魏王懼令軍設舍速東

魏東還必道周周必實之費矣

韓魏易地韓策書此在後西周弗利樊餘周謂楚王懷

曰周必亡矣韓魏之易地韓得二縣魏亡二縣易

則魏亦有得而無言所以為之者魏能多亡盡包

二周東多於二縣九鼎存焉漢志武王遷九鼎於

東且魏有南陽鄭地三川河內修武注晉始啓南

鄭河南有新鄭此在楚魏之間新鄭也河南而包

二周則楚方城之外危南陽郡注葉韓兼兩上黨

漢并州郡甘共傳注遠韓近趙故言兩此韓所得

所言則上以臨趙即捕羊腸以上危上黨壺關有

趙險塞山形屈折如羊腸故易成之日楚趙皆輕

楚王恐因趙兵以止易

秦攻魏將犀武軍於伊闕唐志為將屬河南注北有伊闕故關此役秦昭十四

十年此二年進兵而攻周為周最謂李兌趙司曰君不

如禁秦之攻周禁猶趙之上計莫如今秦魏復戰

趙魏鄰也魏有秦兵則趙無事今秦攻周而得之得猶則眾必多

傷矣秦欲持元作周之得持猶必不攻魏恐重秦

若攻周而不得前有勝魏之勞後有攻周之敗又

必不攻魏今君禁之而秦未與魏講也講和而全

趙令其止必不敢不聽是君却秦而定周也却猶

國策西周

秦去周必復攻魏魏不能支支猶必因君而講與

和則君重矣凡言重皆制人而若魏不講而疾支

之是君存周而戰秦魏也重亦盡在趙

犀武敗於伊闕周君之魏求救白起既敗魏遂進攻

魏王昭以上黨之魚辭之意者有趙周君反見

梁圉陳留浚儀注魏惠王自安而樂之也秦毋恢

周謂周君曰温圉不下此樂温屬河內言其而又近

臣能為君取之反見魏王王曰周君怨寡人乎

對曰不怨且誰怨乎臣恐王有患也周君謀主也

猶為天而設以國為王扞秦設施陳而王無之扞

也無為周臣見其必以國事于秦也秦悉塞外之兵

與周之衆以攻南陽而兩上黨絕矣言趙韓援魏魏之路絕

王曰然則奈何秦母恢曰周君形不好小利有秦助則無

小利謂温圍國小多事秦而好小利國患乃得游

觀今王許戍三萬人戍守邊也許與温圍周君得

以爲辭於父兄百姓卒之權而私利元作温圍以爲

樂得成公也必不合於秦臣嘗聞温圍之利計歲

八十金魏人貢其周君得温圍其以事王者歲百

二十金周許魏是上黨無患周善事魏則趙而贏

四十金贏有餘魏王因使孟卯濟人即芒卯致温

圍於周君也致送而訖之戍兵在境而樂於圍其志

荒矣恢雖能得圍非君子所以事其君者也

國策西周

犀武敗周使周足相之秦或謂周足曰何不謂周君

曰臣之秦秦周之交必惡之皆美惡主君之臣主君

君又秦重秦之所重而欲相者相欲得且惡臣於秦欲代

足相周故所以敗其使事而臣爲不能使矣臣願免而

行以免己之相者君因相之彼得相不惡周於秦矣君

重秦此下或人故使相往行而免是元作輕秦也

公必不免勢雖以免自請公言是而行交善於秦是

公之事成元作也交亞於秦不善於公者補者且

誅矣意其惡足

蘇厲亦秦謂周君曰敗韓魏殺犀武攻趙取蘭離石

祁者蘭及離石屬西比日口起秦將武是攻用兵功

字言善巧也

又有天命也

得天之助

今攻梁

魏都

梁必破破則

周危君不若止之謂白起曰楚有養由基者

楚共王將

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

發發矢

左右

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

其意欲

養由

基曰人皆善

善善我

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

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

支去竹之支也蓋取其直左左

臂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

此百中善也此時宜息

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

元作拘今從史撥弓反也鉤矢鋒屈也

一發

不中前功盡矣

盡猶滅

今公破韓魏殺犀武而北攻

趙取蘭離石祁者公也公之功甚多今公又以秦

兵出塞過兩周踐韓而以攻梁

踐履也猶過

得前功盡滅公不若稱病不出也

周紀三十四年有

楚兵在山南

山吳岳屬扶風禮所謂岳山也

伍

元作吾

得楚將也高

將為楚王願屬怨於周

屬連也

或謂周君曰不如

令太子將軍正

周太子也將去音軍之率也

迎伍得於境

而君自郊迎令天下皆知君之重伍得也因泄之

楚曰

微漏其言

周君所以事伍得者器必名曰謀

楚

此以問得於楚言與

王必求之

楚而伍得無効

也効猶致也得實未嘗得器故無以効

王必罪之

以其欺已彪謂此

免國於難可也

楚請道於兩周之間

以假道請

以臨韓魏周君患之蘇子

元作秦秦字季子洛阻物人其死時東西謂周君曰周末分此當為代若謂諸如此處不一

除道屬之於河除去穢也夏紀注河出金城積石蓋道行兩周之間使楚所假連及

之韓魏必惡之楚惡齊秦恐楚之取九鼎也道出廣河

必救韓魏而攻楚楚不能守方城之外安能道二

周之間若四國弗惡齊秦韓魏君雖不欲與也道與之楚

必將自取之矣

秦召周君周君難往意不欲往或為周君謂魏王安曰秦

召周君將以使攻魏之南陽王何不出兵於河南

河南洛陽也時未為郡言河之南耳周君聞之將以為辭於秦而不

往以魏兵在境為言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越河也越度而

攻南陽

周君之秦謂周最曰最時不如譽秦王之孝也秦因

國策西周一九

以原為太后養地齊記注河內沁水有原城后昭

也秦王太后必喜是公有秦也其言得交善周秦

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

紀四十五年有

秦欲攻周周最謂秦王昭曰為王之國計者不攻周

攻周實不足以利國而聲畏天下聲猶名也周天

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攻雖

無傷而合天下於齊則秦孤而不王矣是天下欲

罷秦罷疲同故勸王攻周秦與天下俱罷天下合

秦戰戰則必疲則今不橫行於周矣橫行無畏

官他周人謂周君曰宛恃秦而輕晉宛屬南陽故申伯

韓韓釐五年秦拔我宛蓋宛在秦飢而宛亡此

春秋之晉三晉分晉乃屬韓也

皆恃遠輕近而三秦飢不暇鄭恃魏而輕韓魏攻

救宛故晉滅之其二不經見鄭

蔡而鄭亡鄭一河南新鄭鄭君乙二邾莒亡於齊魯

縣故邾也邾曹姓國二十九世楚滅之莒屬陳蔡

亡於楚陳舜後漢淮陽國楚惠王十年滅陳四十

也此皆恃援國而輕近敵也有援助意也故今君恃韓

魏而輕秦國恐傷矣君不如使周最元作陰合於

趙以備秦則不毀

凡一十九章

鮑氏國策西周卷第一

鮑氏國策東周卷第二

縉雲鮑

彪校注

東周

漢志河南

惠公

周紀考王封其弟河南是為桓公

其子於鞏一東周惠公然則河南

父于同洪一西周武公報王

十也蓋以避一武尊楚記頌

也而徐注以周君一宣為西周用

秦興師臨周而求九鼎周君患之以告顏率

曰大王勿憂臣請東借救於齊顏率至齊謂齊王

曰夫秦之為無道也欲興兵臨周而求九鼎周

之君臣內自盡其計與秦不若歸之大國

齊謂夫存危國美名也得九鼎厚寶也

願大王圖之齊王大發師五萬人使陳臣思

又患之顏率曰大王勿憂臣請東解之

率至齊謂齊王曰周賴大國之義得君臣父子相

保也願獻九鼎不識大國何涂之從

徑塗上而致之齊齊王曰寡人將寄徑於梁

猶言顏率曰不可夫梁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

臺之下臺名曰暉故孟子沙元作海之上

其日夕矣鼎入梁必不出齊王曰寡人將寄

此海

開封有

徑於楚楚非適齊之途既不可入梁亦對曰不可

楚之君臣欲得九鼎謀之於葉庭之中即南陽其

日夕矣若入楚鼎必不出王曰寡人終何涂之從

而致之齊顏率曰敝邑固竊為王患之夫鼎者非

効壺醯醬瓠耳壺昆吾園器瓠瓠也可懷挾提挈以至齊者

非効鳥集鳥飛兔興馬逝並喻其輕疾離然止於齊者

集韻離昔周之伐殷得九鼎凡一鼎而九萬人輓

之輓引九九八十一萬人士卒師徒士一五人也

師徒步械器被具械器之總名被具所已備者稱

此稱備足八十一萬人使今大王縱有其人何涂之從

而出臣切為大王私憂之齊王曰子之數來猶無

與耳言許之而實不與也顏率曰不敢欺大國疾定所從出

敝邑遷鼎以待命齊王乃止

秦攻宜陽韓邑屬弘農秦武三年周君謂周累曰子

以為如何對曰宜陽必拔也君曰宜陽城方八里

材士十萬材士之有武者粟支數年公仲之軍二十萬景

翠楚將以楚之眾臨山而救之楚與韓鄰而與秦必

無功對曰甘茂仕秦人羈旅也集韻羈旅寓也攻宜陽而

有功則周公旦也言且無功則削迹於秦得留秦

王不聽羣臣父兄之議而攻宜陽宜陽不拔秦王

耻之臣故曰拔君曰子為寡人謀且柰何對曰君

謂景翠曰公爵為執珪官為柱國楚戰而勝則

加焉矣不勝則死不如背秦援宜陽翠時蓋援宜陽而有秦私

故說公進兵秦恐公之乘其敝也乘謂因必以寶而攻之

事公公仲慕公之為已乘秦也亦必盡其寶秦拔

宜陽景翠果進兵秦懼遽効黃棗屬濟陰宛勾韓氏果

亦効重寶景翠得城於秦受寶於韓而德東周德恩

也之

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為東周謂韓王襄曰西周

者故天子之國也多名器重寶按兵而勿出按下與舉

兵可以德東周西周之寶可盡矣欲韓出兵故賂紀八年有

東周與西周爭西周欲和於楚韓和已國以齊明楚疑

人兩見楚策謂東周君曰臣恐西周之與楚韓寶令之

國策東周一 〇三

為已求地於東周也不如謂楚韓曰西周之欲入

寶持二端言東兵急則已今東周之兵不急西周西

周之寶不入楚韓楚韓欲得寶即且趣我攻西周

趣疾也督使疾戰我謂東周西周寶出是我為楚韓取寶以德

之也言有恩於楚韓西周弱矣

東周欲為稻種為謂西周不下水稻宜濕西周居河之上東周患

之蘇子非代厲謂東周君曰臣請使西周下水可乎

乃往見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

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麥宜燥也無他種矣君若欲

害之不若一為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

種稻種稻而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

西周上有望於而受命於君矣西周君曰善遂下水

蘇子亦得兩國之金也彪謂此策不可行東西周

種蘇子東人也為東游說西豈得不疑且

昭獻在陽翟屬潁川周君將令相國往往與相國將不

欲蘇厲為之謂周君曰楚王與魏王遇也主君令

陳封之楚此言嚮昔之事陳向許令向公之魏楚

韓之遇也亦其王遇主君令許公之楚令向公之韓今

昭獻非人主也而主君令相國往若其王在陽翟

主君將令誰往言必君周君曰善乃止其行

秦假道於周以伐韓周恐假之而惡於韓不假而惡

於秦史鰌韓史疑謂周君曰君何不令人謂韓公

叔韓公曰秦敢絕塞絕橫渡塞障也為垣而代韓

者信東周也公何不與周地發重使使周使之楚

秦必疑秦楚相圖之國也周使不信周是韓不伐

也秦不受又謂秦王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

秦寡人不敢弗受秦必無辭而令周弗受是得地

於韓而聽於秦也紀八年有彪謂十二國之士設

子之所怒也

楚攻雍氏此亦報之周襄秦韓襄食米也時秦拔楚

王懷怒周周之君患之為周謂楚王曰以王之強

而怒周周恐必以國合於所與粟之國則是勁王

之敵也勁強故王不如速解周恐周以楚怒彼前

得罪而後得解必厚事王矣

蘇厲為周最謂蘇子元作曰君不如今王君謂蘇子

此時與報俱王其聽最以地合於魏趙地地周故必

怒怒稱故者特為之合於齊怒最而反是君以合齊

與強楚吏產子時齊與楚善合齊則得與楚為與

也與君若欲因最之事與最同合魏趙此厲本謀也

則合齊者君也割地者最也

謂周最曰仇赫之相宋將以觀秦之應趙宋絕敗三

國韓魏齊也魏紀哀二十一年與韓齊敗秦函三

國不敗將與趙宋合於東方即三以孤秦亦將觀

韓魏之於齊也不固則將與宋敗三國此應則賣

國策東周

五

宋於三國此應三國也以國情輸之曰賣言其不

非宋公何不令人謂韓魏之王韓襄曰欲秦趙之

相賣乎此賣何不合周最兼相使韓魏視之不可

離視示字二國同相則秦趙必相賣以合於王也

為周最謂魏王哀曰秦知趙之難與齊戰也難言其

將恐齊趙之合也必陰勁之助趙以兵趙不敢戰

難先恐秦不已收也違其勁先合於齊秦趙爭齊

齊固秦所欲合故而王無人焉無主其事不可王

不去周最最時在魏欲之齊故合與收齊與即謂

之與而以兵急之元作之急急之則伐齊無因事

矣言秦見齊有魏兵必伐之有魏讎而此言合與

蓋其國形
宜相依也

謂周最曰魏王哀以國與先生也以德齒尊稱之也貴合

於秦以伐齊欲薛公文田故主仕齊閔王也稱之最嘗輕

忘其薛不顧其先君之丘墓謂齊王田文欲而公

獨修虛信以秦伐齊固不肯齊然今相魏魏有為

茂行美也明羣臣明猶示也據故主據仗持也猶

秦生此節也魏欲伐齊已獨不與秦怒不可公不如

謂魏王薛公曰請為王入齊天下不能傷齊最之

足以齊而有變萬一有臣請為救之此則非無變王

遂伐之秦且臣為齊奴也為去音言其為如累王

國策東周二

六

之交於天下累者事相連及不可此言非王為

臣賜厚矣臣入齊則王亦無齊之累也此累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告於鄭朝凡鄭皆鄭朝曰

君勿患也臣請以三十金斤為復取之周君子

之鄭朝獻之趙太卜因告以祭地事及王病使卜

之太卜譴之曰譴謫周之祭地為祟神禍趙乃還

之

杜赫周人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

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國小必賂以求

察宜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

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多鳥處有觸羅者

驚而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

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

求又費財焉均之費財而小君必施於今之窮士

不必且為大人者或且為大人者此指翠也窮故

能得欲矣齊策楚策皆有杜赫在齊則威王時於

赫字誤景翠實此時人

三國隘秦報十八年注具周令其相之秦以秦之輕

也見其隘留其行進不有人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

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遂見秦王昭曰

請為一作王聽東方之虜國也偵候之所為秦必重

公是公重周周下衍重以取秦也秦重相則齊重故

有周齊重天下重之也故而已取齊此時秦齊為

秦不可忽齊故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

宮元作昌下同此地亡西周以東周盡輸西

周之情於東周以東周大喜西周大怒馮睢

无作且睢之省也猶趙作肖齊作立故後唐且史

曰臣能殺之君子金三十斤馮睢使人操金與書

間遺宮他以為反間書曰告宮他事可成勉成之不

可成亟亡來亡來亟急事父且泄自令身死事泄

死而不亟來自取之也因使人告東周之候偵候之吏楊雄

曰今夕有姦人當入者矣候得而獻東周得其人

東周立殺宮他

昭翦與東周惡或謂昭翦曰為公畫陰計為人謀者

昭翦曰何也曰補此西周甚憎東周常元作欲東

周與楚惡西周必令賊賊公因宣言東周也集韻

也以惡元作之於王也懷王昭翦曰善吾又恐

東周之賊已此翦而以輕西周惡之於楚翦惡東

西善翦則楚亦因重西矣東欲壞其交故賊遽和

東周彪謂周衰君臣唯貪利而畏禍故一切趨避

此其能復固其所守乎

周最謂呂禮凡呂皆齊人禮以秦昭十三年奔魏十

孟嘗傳蓋報二曰子何不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以秦攻齊臣請令齊相

子秦攻齊禮使之也齊欲以齊事秦必無慮元

國並不東周二

處矣子因令下衍最居魏以其之與齊俱是天下

制於子也子東重於齊西貴於秦秦齊合則子常

重矣

謂薛公文田曰周最於齊王厚也閔而逐之聽祝弗齊

相呂禮者欲取秦也秦補此齊合上章所謂弗與

禮重矣與猶如也言二國合有下衍齊秦有秦必

輕君君弗如急比兵趨趙亦與趙以秦魏能左右

以猶收周最以為後行齊初逐最欲取秦合也今

舉行猶且反齊王之信齊前與秦合今與又禁天下

之率率猶從也齊無秦天下果弗必走果猶決也

不趨齊齊王誰與為其國言必重文

孟嘗傳有

齊聽祝弗外周最謂齊王閔曰遂周最聽祝弗相呂

禮者欲深取秦也秦得天下則伐齊深矣秦得齊則益強

故能得天下得天夫秦補齊合則趙恐伐秦伐故

急兵以示秦趙兵秦以趙攻齊與之齊伐趙趙

其實同理以趙亦得趙齊則得其理同必不處矣據也

言秦不據齊理同而獨不據故用祝弗即天下之

理也兵理在受

周相呂倉見客於周君言之於君前相工師藉恐客

之傷己也後傷猶毀此即因令人謂周君曰客者辯

一士也然而所以不可者不可好毀人非端謂工師藉

義不愆何也義人之言

國策八更周二

周文君史書東周畧甚豈惠公後有此君耶不然則

後書訓皆免下衍工師藉相呂倉國人不說也君

一有閔閔之心說亦不謂周文君曰國必有詐譽詐謗

忠臣令詐在己譽在上宋君奪民時以為臺而民

非之見襄十無忠臣以掩蓋之也子罕釋相為司

空司空主土工傳言子罕民非子罕而善其君齊

相公宮中女元作市女閭七百閭里中門也為門

子居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婦人謂嫁曰

仲蓋三以掩相公非自傷於民也管仲為此人皆

取也其意欲掩蓋相公耳一春秋記臣弑君者以

百數皆大臣見譽者也故大臣得譽非國家之美

也之彪謂此言掩君之非可耳而齒見譽者於弒君
之此言不仁也故眾庶成強之言得眾藉增積成山周君遂

不免倉卒也

温人之周温時為西邑慕周不納並東客即對曰主

人也矯稱問其巷而不知也吏因囚之君使人問

之曰子非周人而自謂非客何也對曰臣少而誦

詩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小雅北山詩今周君天下則我天子之臣而又為

客哉故曰主人君乃使吏出之

或為周最謂金投蓋趙人之曰秦以周最之齊疑天

下周使最之齊秦以此疑而又知趙之難子不取

齊人戰恐秦既疑齊投又不齊下之合必先合

於秦秦齊合則公之國虛矣墟虛字同大也公

不如救齊因佐秦而伐韓魏上黨長子屬上黨趙

之有已二國有秦兵故公東收寶於秦佐秦南取

地於韓魏因以困之韓魏唇齒徐為之東東謂齊也

則有合矣齊合趙也始時趙與齊隙無合理今得

趙患故為最謀者移之韓魏也

周最謂金投曰公負令秦與強齊戰負猶失也戰勝

秦日收齊而封之封謂使無多割割謂而聽

天下之戰諸國求此地於齊齊不多割不勝國大傷

趙傷也時趙今秦與齊戰戰不得不聽秦趙聽

不勝則秦必欲趙能無傷事

盡韓魏之上黨太原

魏地後秦郡

元作止

秦之有已

秦之所難者齊也巴

秦地天下之半也制齊楚三

晉之命趙以大傷

覆

元作復

國且身危

覆如覆器然

投是何計之道也

言非計此策最為

石行秦

周謂大梁造

秦爵梁作良秦孝十年衛鞅惠文五年公孫衍昭襄十五年白

起皆為之

曰欲決霸王之名不如備兩周辯智之

士

備謹

謂周君曰

謂行秦

君不如令辯智之士為君

爭於秦

秦欲卑周爭者爭此也秦既謹待之則爭必得矣

凡二十六章

國策東周卷第二

國策東周

二

六

漢武十七年孟夏鄭汝偉置孫記之則忠



